

更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和体系的构想

左 亚 文

(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左亚文(1956-), 男, 湖北通城人,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理论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哲学原理和文化理论研究。

[摘 要] 从实际出发,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提出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和建设性意见, 是哲学工作者的主要任务。针对现行教科书存在的种种问题, 拟从更新哲学内容和更新哲学体系两个方面展开研究和探明路径。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哲学; 内容更新; 体系更新

[中图分类号] B-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6)06-0681-05

马克思主义哲学重在建设。因此, 从实际出发, 在现实所提出的可供选择的基础上, 在实践所许可的操作范围内, 提出具有创新意义而又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 这是我们在思考现行哲学原理教学改革时所要找准的合理视角和正确方位。本文拟就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和体系的更新提出一些构想, 以就教于学术同仁。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革的关键是内容的更新。这些年来, 我们对于哲学教学内容的改革局限在两个方面, 一是机械地往原有体系中填充新的内容包括新的范畴和新的章节, 一是整体地从原有体系中切割掉某一块如唯物论和辩证法。这样照算术加减做的结果是, 其内容不但没有得到根本更新, 反而使内容新旧杂乱无逻辑性。现在看来, 真正的哲学改革必须对原有内容实行“扬弃”, 从中产生出新的理念、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内涵。这就需要对现行教科书进行全面的审察和反思, 以便决定其取舍。

从现行哲学教科书的内容看, 既存在着一些旧的过时的内容, 也存在一些属于自然科学的非哲学问题, 或存在一些本来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义的误解和误读。对于这些内容的变革, 需要在专文中进行具体探讨, 现仅就主要观点略述如下:

在“唯物论”部分, 必须进行整体的变动。本来, 这一部分要回答“世界是什么”的问题, 哲学对一问题的回答应有自己特殊的方式, 这就是要揭示世界的普遍本质, 而不是简单地指认世界的存在属性。但是, 现行教科书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却是的经验科学的方式, 有些地方甚至还停留在经验常识的层面。以对“世界是物质的”这一命题的论证为例, 现在的论证方式是引用现代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以及社会科学的成果, 来证明从宏观宇宙到微观粒子, 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 从无机界到有机界, 都属于统一的物质世界。而所谓哲学的论证, 无非是从这些经验的实证中抽象出物质统一性这个一般的结论。这样的论证不禁使我们联想到波普常常列举的“A 天鹅是白的, B 天鹅是白的, C 天鹅是白的……, 所以, 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这样一个经验归纳推理。上述的论证与此并无区别。对于这样的归纳推理, 连经验自

然科学都承认它只具有或然性而不具有必然性,我们又何以把它当作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哲学证明呢?其实,“世界是物质的”这一命题只是提出了一个经验的事实,它只是给哲学的论证提供了一个经验的前提,真正的哲学认知是要透过物质世界这一表象来把握它的内在本质及其规律性。可是,多年来,我们的哲学教学却始终停留在世界的物质性这一经验的层面上,并把它当作惟一科学的哲理来加以讲解。对此,我们总是感到底气不足,在哲学史上,难道真的有人否定过世界的物质性这样近于常理的事吗?我们总是把西方的黑格尔、贝克莱和中国的朱熹、王阳明推出来,把他们当作反面教员来说明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是如何否定世界的物质性的。诚然,如果单纯从他们内涵丰富的哲学体系中抽取一两个哲学命题来看,这些哲学家确实说过地地道道的唯心主义的话,如“心外无物”、“存在就是被感知”、“绝对精神是世界的创造主”等。但是,这些命题是附属于它们的思想体系的,只要我们把这些命题放在其思想体系中加以理解,我们就不难发现,这些命题的错误并不在于直接否定了世界的物质性,而是在对这个世界的普遍本质或主客体关系的理解上,片面夸大了主观精神的作用或割裂了作为世界本质的“共相”、“概念”和这个世界的关系,这是一个十分深刻而又复杂的哲学问题,绝不是承不承认世界的物质性这样一个简单的经验层面上的纷争。哲学所涉及的都是关于这个世界的深层次问题,并不是如有人在讲哲学时指着一块大石头问它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这样浅薄和简单。令人遗憾的是,哲学改革搞了这么多年,却有人还在指着桌子或其他什么东西在讲解世界的物质性以及在这个问题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像这样来诠释“世界是什么”的问题,就与真正的哲学相隔天壤了。

那么,“唯物论”究竟研究什么呢?它应该用哲学的方式回答世界的普遍本质是什么的问题。揭示世界的普遍本质是真正哲学的本体论,它是对于宇宙“大全”这个一般存在或“存在之存在”的最深层和最高度的思考,因而它要解答关于这个世界的“一”与“多”的关系问题、“存在”与“存在之存在”即个别现象形态的存在与一般的本质意义的存在的关系问题、有限和无限的关系问题、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以及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的关系问题,等等。在这些问题上,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道”与“器”、“理”与“气”的论述、西方哲学中关于一般存在论、理念论的思想,经过清理和改造之后,都能为我所用。企图脱离中西哲学在这个问题上的深厚渊源和固有成果,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

在“辩证法”部分,必须在吸收中国传统和合辩证思想以及当代新老“三论”的基础上,大大丰富和发展唯物辩证法。其方法不是像现在的教科书所做的那样,在这一部分插入系统论的内容,或简单地增加“系统和要素、结构和功能”等范畴,而是要进行全面的整合,把它们融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我的初步设想是,以视角的转换为线索,以阐释和评价相结合,有序地论述唯物辩证法、中国传统的和合辩证思想以及系统辩证法的内容。在阐述唯物辩证法时,指明其致思取向是矛盾的对立性和斗争性,但并不否定矛盾的同一性和统一性;在阐述中国传统的和合辩证思想时,指明其致思取向是对立面的同一性和和谐性,但并不否定对立面的对立性和斗争性;在阐述系统辩证法时,指明其致思取向是整体性和协同性,但并不否定系统内诸要素的相对独立性和冲突性。如果说,唯物辩证法强调的是一分为二的话,中国传统辩证法强调的则是合二而一,而系统辩证法强调的是一分为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要发展和丰富自己,就必须把一分为二、合二而一和一分为多内在地结合起来,以扬弃的形式把它们包含在自身之内。只有这样的辩证法,才是真正多维的、开放的和科学的辩证法。

在“认识论”部分,必须以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为线索,在能动的反映论的基础上,把反映论和建构论有机地结合起来。认识论与作为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不一样,凡进入这一视域的对象,就与人的主观认识发生了一种内在的关联。在主客体的关系构架中,既没有纯而又纯的客体,也没有纯而又纯的主体,当二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们已经建构了一个客体主体化和主体客体化的世界。因此,马克思主义能动的反映论与旧唯物论反映论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它是主客体内在关联的、反映论和建构论有机统一的认识论。尽管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是列宁都站在唯物论的立场上,大力强调过反映论,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了当马克思刚刚成为马克思的时候,他在 1845 年春所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及后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在实践中形成的客体的主体性的阐释。现在的哲学教科书虽

然把认识的主体和客体范畴引入进来了,但并没有把这一认识的基本构架贯彻在整个认识论中,不少地方还存在着旧唯物主义的残余。例如,片面宣传客观世界可以离开的人的主观意识而独立,像马克思当年批评费尔巴哈所指出那样,把事物、现实、感性当作“感性的客体”,而不是当作“人的感性的活动”,认为客观世界作为“被反映者”,人的认识就是作为“反映者”的主体无限接近它的过程,在这里,“客观世界”是作为一个“终极的不动者”存在在那里的。多年来,我们就是这样来宣讲“反映论”的。但这种反映论正是马克思所批评的旧唯物论的缺陷所在。在“实践的唯物主义”看来,作为人与世界关系构架中的“客观世界”,已经永恒注定深深地打上了人的主观的烙印,企图认识作为“终极不动者”的纯而又纯的“客观世界”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从辩证的观点看,客观世界并不是一个“终极的不动者”,因而也就不可能以纯而又纯的面貌出现。如果我们真正从这样能动的、辩证的、实践的意义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那么,在认识论领域,我们对于“客观物质世界”、“规律”、“真理”就会得出许多新认识,对于被唯心主义所“发展了能动的”方面,就应该给予新的评价,而不是简单地指斥它们为胡说八道。

在历史观领域,必须扩展视野,引入历史观研究的新理论成果,来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是对人类认识史的最大贡献,这种贡献主要表现在,第一次深入到人类社会的内部,通过解剖社会的结构,不仅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而且阐明了这种规律发生的内在机制及其本质根源。但是,人类社会是一个具有高度复杂结构的由多维度、多要素纵横交错组成的有机系统,在这个系统内,诸要素之间以及不同维度和层次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交叉感应和耦合互动关系。由于当时的时代需要,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任务是在继承以往成果特别是黑格尔历史观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探寻人类历史的最终发源地,从而找到解开人类历史奥秘的钥匙。因此,他们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基本矛盾,更多地强调的是它们之间的决定和被决定、原生和派生、作用和反作用的关系。但在现实生活中,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及其诸要素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并且互为前提和条件的,其中没有什么“终极的要素”和“终级的不动者”。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时候,对于这些问题还没有来得及作具体的探讨,这是留给我们后继者的任务。因此,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就必须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运用系统的理论和方法,揭示社会系统诸要素之间包括基本矛盾之间彼此联动和交互作用的辩证关系和内在机理。这就要求我们在唯物史观这一大“块”中,尤其要重视系统论的方法,并对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之间相互依存和渗透的辩证互动关系展开具体和深入的探讨,像恩格斯晚年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合力论”的研究那样去探讨,这种探讨将使现在唯物史观的眼界得以拓展和内容得以更新。但必须强调的是,这种考察始终不能脱离唯物史观,必须以它为基础,才能开拓出唯物史观的新的视野,否则,所谓社会系统诸要素之间的无穷无尽的交互作用就会变成一句空话。

除上述内容的更新之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必须加入“人本学”这一大“块”。现在的哲学原理教科书虽然加入了人的本质、人的价值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容,但分量还远远不够,涉及的问题还太狭窄。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人本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之义,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相对独立的一部分,就像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各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一部分一样。中年和晚年的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再把人的问题作为其研究的重点,但是,全面地看,对于人的问题始终是他们关注的重要问题。在他们的著作中,关于人的本质和人的全面发展层、人道主义和人的本质异化等思想,是我们建构马克思主义人本学的思想源泉。现代西方哲学人本主义潮流的各个流派对于人的问题从不同角度展开了较为具体的探讨,也给我们留下了可资借鉴的直接的资料。我们既要继承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人本学的基本思想,又要吸取当代人本主义潮流各个流派特别是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中一切合理的思想成分。除此之外,我们还要积极开掘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人的本质和人性论问题的丰富思想资源。根据近年来国内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人本学的研究情况,我个人认为,建构马克思主义人本学应该比以往一切其他人本学说具有更加广阔的视野和丰厚的内涵,正如列宁在谈到马克思如何对待以往文化时所说的,“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任何一

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重新加以探讨,加以批判,从而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1](第284-285页)我们建构马克思主义人本学也应该有这样的胸襟和态度。因此,不仅历史上的理性主义和现代非理性主义人本学所涉及的一些重大的基本问题应包摄在马克思主义人本学研究范围之内;而且应把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起来,以便从一个立体多维的角度更全面地观照人的本质及其生存状况。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革也不能忽视哲学体系的更新。任何理论体系都是服从内容的,它不过是其内容的外显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应包括本体论(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认识论、历史观和人本学四个组成部分,其中本体论是真正意义上的“元哲学”,它所研究的是关于宇宙人生的普遍规律,它的原理具有最大的普适性。认识论、历史观和人本学相对于本体论,实质上属于“应用哲学”的范畴,因为它们研究的只是某一具体领域的本质规律。本体论与其他三个部分的关系是一种统帅和被统帅的关系,本体论作为一种“普照的光”,其他哲学问题只有沐浴在它的光辉下才能获得自己存在的价值。如果说,本体论是“总论”的话,那么,其他三个部分就是“分论”,它们之间就是真正的“一总三分”的关系。

理论界曾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应借鉴黑格尔的逻辑学,遵循从简单到复杂和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把自己建构成一个由许多范畴组合起来的首尾连贯的逻辑体系。作者本人就曾积极赞同这种意见。但现在看来,这样做是行不通的,原因是黑格尔逻辑学所要研究的内容是人类认识的逻辑,它的研究对象是单一的,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却包括了四个不同的研究领域,各自研究的任务不完全相同,所以,我们就不可能套用黑格尔逻辑学体系的方法。

我的看法是,按照“一总三分”的内在逻辑关系,依次论述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和人本学。从体系的结构来看,这种分“块”论述的方法与传统教科书并无本质的不同。现在看来,传统教科书的编纂方法不是主观随意的,而是由其所包含的内容决定的。当一个教科书体系囊括了几个不同领域的时候,我们只能采取从一个领域转移到另一个领域的方法来进行阐释,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如果一定要用一个什么特制的构架把几个部分“套”在一起,不但丝毫没有改变内在的东西,反而有画蛇添足之嫌。

但是,我所主张的这种建构体系的方法与传统方法也有几点不同:

其一,原来的“唯物论”和“辩证法”这两小“块”必须内在统一起来,形成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本体论。按照现在教科书的说法,“唯物论”要回答“世界是什么”的问题,“辩证法”则要回答“世界怎么样”的问题,二者所要回答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实际上,如果我们以哲学的方式提出并回答这两个问题,它们实质上是一个问题,这就是要探讨世界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因此,我们再也不能把这个本来是一个问题的两个问题,人为地“一分为二”了,而应该通过“合二而一”还原为一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真正哲学的解答,就构成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

其二,人本学必须同其他部分一样,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内在构成环节。不能再把人的问题放在“历史观”内,而应独立出来,成为单独的组成部分。历史观和人本学所要研究的对象不完全相同,前者是关于社会历史一般发展规律的理论,后者是关于人的本质及其存在状况的理论,前者探讨的是“大写的人”,后者探讨的是“小写的人”。应该正视,对于“小写的人”即关于每个具体的人的生存本质及其境遇的探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薄弱环节,应予以大力加强。可以设想,在现有哲学体系中增加“人本学”这一部分,将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更加丰满和厚实,使其更加贴近现实,贴近人民群众和广大学生的心灵,从而大大增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吸引力感染力。

其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上述四部分的表述顺序也不是主观随意的,而必须按照其内在的逻辑进行组织。本体论作为真正的“元哲学”,用中国传统哲学的话说,是对形而上者即“道”所作的形而上的反思。

也是对哲学自身的反思,所以,无疑应放在体系之首。其次是认识论,它是联结宇宙世界与人的中介和桥梁。这是由认识论的研究对象所决定的。认识论主要研究的是关于存在和思维、主观和客观如何达到统一的根本途径、方法及其本质规律,它一方面要探讨作为认识对象的物质世界的本质特征,另一方面也要探讨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的本质特性,同时要探讨认识主体和客体的本质关系。这些内容使得认识论介于客体和主体之间,成为把二者联系起来的一个中间环节。通过这个中间环节,我们就可以很自然地过渡到作为“大写的人”的历史观和作为“小写的人”的人本学。

认识论之后是历史观。历史既是人的交往实践的产物,也是人的交往实践活动本身。因此,所谓历史规律不过是人的交往实践活动的规律。这里所说的人,是作为社会历史存在的人,并且是不断把自己的本质展示为社会历史发展的人。无论是从逻辑还是从历史上看,只有先认识人如何创造自己的历史,才能进一步认识在这种社会历史条件下作为生命个体的人如何创造自己的人生。因此,历史观必须放在人本学之前。

把人本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终点,不但不贬低它的地位,而且表明它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正如黑格尔所说的,作为逻辑终点的东西,恰恰是“完满成熟和力量”的表现^[1](第154页),是它和自己又重新回到统一。如果说以宇宙人生为对象的本体论还没有把主体和客体、人和世界区分开的话,那么,在经过了认识论这个中介之后,在历史观特别是在人本学这里,作为主体的人就完全从产生并束缚其存在的客观世界中独立出来了。这表明主体和客体、人和世界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过程之后,又重新达到统一。这样的阐释似乎有些玄妙,但却从历史和逻辑的普遍性上说明了这种体系构建的内在根据。

[参 考 文 献]

[1] [俄] 列宁. 列宁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德] 黑格尔. 历史哲学[M]. 北京:三联书店,1956.

(责任编辑 严 真)

Realistic Route to Deepen Marxist Philosophy's Reform

ZUO Yawen

(School of Politics & Public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ZUO Yawen (1956-), male, Doctor, Professor, Doctoral supervisor, School of Politics & Public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Marxist philosophical history and Marxist philosophy.

Abstract: Marxism philosophy reform is relatively complete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various problems of current philosophy's textbook,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updating philosophy content and updating philosophy system.

Key words: Marxist philosophy; the content innovation; the system innovation